

13-15版

文论之苑

文事聚焦

编者按 在自身一片喧嚣和外界不断的质疑声中，网络文学以无法忽视的存在改变和构建着当代文学的发展格局。这种新兴的文学样式，在磕磕绊绊中渐渐成长为“翩翩少年”。对网络文学的特征和个性进行持续的探究与摸索，让它的面目趋于明确而清晰，是文学研究者的一个重要使命。本版今日刊出一组文章，试图从不同视角对网络文学进行“把脉”和“描画”，敬请关注。

网络文学与当代现实生活

□ 周志雄

网络文学是直面读者的文学，网络文学在线更新，和读者及时互动，作者和读者之痛痒，读者作为作者建言，作者和读者趣味相投，更重要的是网络文学所写的内容与读者的生活紧密相关，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接地气、树正气、有情趣，它往往能拨动读者的情感之弦，帮助读者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激发读者的内在潜能，激起读者追求幸福生活的勇气。

表面上看，那些玄幻、穿越、历史架空小说所构筑的想象世界似乎离现实生活很远，但它离读者的情感其实很近。它通过升级、奇遇、金手指、开挂等途径让主人公由“废柴”变成可以“逆天”的世间强者，这个过程中主角会经历各种磨难，但凭借过人的智慧、坚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闯过一道道关，其中还会有友情、爱情等方面的故事，涉及团队精神、家国情怀、人生境界等精神层面的问题，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主角不畏强权、不畏困难、永不放弃、永不言败的奋斗精神。这样的故事给读者的精神影响是积极向上的，它给读者以梦想，也强化了所有的幸福都主宰在自己手中的道理，帮助那些渐渐长大的青少年读者逐渐获得独立意识并找到自我。“唐家三少”小说中的主角形象是善良、勤奋、上进、孝敬父母、忠于爱情的“光之子”，满满的都是正能量。“高楼大厦”干脆将自己小说的主人公取名为羿立(毅力)，其用意不言而喻。这些小说几乎都可以当作励志故事来读，是写给青少年读者看的，故事读来轻松、有趣，其内在的价值观念是明晰的、积极的，符合社会主流价值。

在那些直面现实的作品中，很多作者都现身说法，以自己为原型来写作，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写进小说，让读者获得参与感，并从中获得生活的经验。鲍鲸鲸的《失恋三十三年》、李可的《杜拉拉升职记》、曼陀罗天使的《七年之痒》《纸婚时代》《亲人爱人》，这些网络小说以切近现实生活的笔触，和读者一起面对生活难题，作者用生活智慧教读者如何经营情感、事业、家庭，如何面对阶段性的人生困境，如何活得更精彩。

网络文学对读者的引导是通过对人物故事、人物形象激发读者的认同感，通过一些感悟式的“格言”“警句”，为读者舒缓压力，放飞梦想，识理明志。几乎每一部走红网络小说都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被读者津津乐道，有一些“名句”被粉丝读者转译、传阅。读者阅读故事时，不知不觉地和人物同呼吸，并从中汲取精神动力，化为自身心智情感结构的一部分。网络文学中的“大道理”是春风化雨式的，因为精彩的故事是首要的，网络文学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启发读者思考生活，勇敢面对生活，追求自己的幸福。

(作者系山东大学网络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新作过眼

寻找透视生活的方法

——读短篇小说集《透视》

□ 张莉

读周李立短篇小说集《透视》(花城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会很容易意识到这位80后小说家的“特别”。同样的故事，同样的生活，她总是会从另一个角度打开，她似乎总能另辟蹊径，叙述角度和叙述立场使她的写作别开生面。

《他们家的暖气》中，那位不习惯北方暖气的南方女孩子，在陌生的男友家热得无所适从，以至于内心掀起了巨大波澜；《天使的台阶》中，那位亲眼目睹父母争吵一辈子的女儿，旅途中依然向往“天使的台阶”，渴望像父亲一样的爱情；《酋长》中，那位胖胖的在艺术区生活三年的酋长，粗犷的外表和纤细的情感以及突然的窘迫跃然纸上；《另存》中，那位“艺术家”蒋爷，习惯了开公司雇佣年轻人帮他完成作品；《火山》中，那位来

网络激发类型文学新能量

□ 杪 杲

经过约二十年的发展，在与读者阅读需求和网站传播机制的持续互动中，网络文学开创了新的文本形态和表现方式，其中类型化写作是最重要的创作经验。类型化并非是网络文学的独创，早有研究者指出，网络文学与传统通俗小说存在着隔代遗传的关系，类型化写作手法也是判明网络文学大众文艺属性的重要特征。面对新的文学载体和当代中国叙事对网络文学的功能要求，进一步提高网络文学的整体创作水平至关重要。

在古典小说传统中，类型小说是自唐传奇以来的古代小说的主要样式。刘大杰曾总结说，宋代的话本小说，是在民间艺人的手里创造，发展、提高起来的。创作的目的是满足市民文娱的需要。在这一点上，网络文学的发展动力与此并无多少差别。宋代以后的文化资源，其语言方式、类型化技法、题材门类、价值表达等与网络通俗小说相比有了全新的变化，成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大众文化形式之一。

关于网络文学至今仍然争议不断，其文学史定位也屡遭质疑，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从创作近代文言小说，也主要是以类型化为主要特征的通俗小说。

网络文学的文化自觉何以可能

□ 何 平

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应该担负怎样的作用？讨论这个问题的基本前提是要意识到，现代中国文学参与文化建设的重要传统即是借助文艺改造国民性的“立人”。作为现代文学的源头，梁启超以“今日欲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总结了文学和“新民”之间的关系。而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则接过梁启超的现代命题，进一步将其推进到实践层面，他们的逻辑理路首先是确立以“立人”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合理性，作为现代文学的精神遗产，文艺在各个历史阶段成为文化自觉的引擎，参与到各个时代新文化的建构，这也是现代文学的“中国经验”。网络文学及其衍生出来的网络剧、动漫和游戏等动辄以亿计的阅读、观看和参与者，使得网络这个“虚拟现实”必然成为最大可能“全民”共享的“文化空间”，文学及其衍生产业参与与文化建设的可能达到空前的程度。

再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姑且承认可以将网络文学收缩在“类型文学”来讨论。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文学谱系上识别网络文学。一个被广泛认可的观点是网络文学来源于现代中国文学被压抑的通俗文学系统。如果这个观点成立，以世纪之交为起点的网络文学，依次向前推进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港台通俗文学带动起来的“新通俗文学”的复苏，现代通俗文学的发现和追认，进而延伸到古典文学的“说部”传统。网络激活和开放了这个传统谱系的文学潜能。正是按照这种思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建构的一个所谓的雅俗文学分析的图式常常被用来解释网络文学。但如果回到中国现代文学之初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视为“雅”的文学并不排斥文学的“通俗”。网络文学不应因为自身“类型文学”的“通俗”归属而自我矮化。网络文学

因为不同的类型能够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而读者又能够通过类型分类在无可计数的海量作品中进行精准选择，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才不至于“盲人骑瞎马”。而返回传统看，正是这种分众化的方式，不同类型作品的故事架构和情节推进方式主动修正以迎合读者需求，从而使该类作品发育出稳定的类型特征——类型化是一柄“双刃剑”，既适应了不同读者的口味，同时也存在不可避免的问题：在网络文学中，为迎合阅读市场的细分，类型细分正在加剧，过度的细分类型导致人物性格形象发生畸变，拉低了作品的文学性，同时也导致同一类型的读者群减少，作品的综合影响力下降；随着类型化程度的加深，同类型或近似类型的作品出现情节重复、观念雷同、故事和描写模式化、人物性格单一等问题，无法给读者提供更丰富、更新颖的阅读感受；有些作者为了在同一类型中出新出奇，在写作时生搬硬套、胡编乱造，使小说的故事荒唐、情节荒谬；题材的多元化和类型的精细化相结合，出现了一些格调不高、片面追求感官刺激，甚至有违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和主流价值观念的作品。

通俗文学贴近读者生活、反映读者愿望、切近读者情感的表达方式对读者有着重大影响。信息时代，网络文学应当继承和借鉴传统

类型小说、通俗小说的资源，创新表现技巧，尽可能克服自身的局限性，为社会提供弘扬正确的价值观念，传导正能量，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向往富裕、安定、自由、美好生活理想的作品。在题材选择方面，要书写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理想追求，反映普遍的、健康向上的情趣，在这方面既要向中国古典小说学习，还要向纯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学习，用通俗文学的方式书写现实生活；在类型化方面，注意把握小说形式的情节和结构，特别要注意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完整性，避免“千人一面”的符号化“假人”出现，同时要着眼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价值观念的表达，不能为了类型而刻意细分类型，否则会使网络小说完全变成实用文本，失去文学性和可读性；在创新方面，网络文学的创新能力强，但是作家的创新能力不强，网络文学的创新要符合基本的经验逻辑和文学逻辑，还要能够被读者理解，更要为读者提供新鲜、健康、知性的阅读感受。只有如此，网络文学才能以自身的品质回应质疑并确立稳定的文学史位置，与“纯文学”一道共同担负起书写中国梦、建构新时代国民精神的重任。

(作者系保定市作协副主席)

空间的协商性对话。那么，一些崭新的课题摆在我们面前，比如如何保证“协商性对话”的先进性？如何从文学自觉走向文化自觉，发现时代的精神动向，参与当代文化建构？事实上，网络文学发展到今天，一些作者已经自觉地在本土和当代汲取写作资源发出中国式小说“类型”，同时通过网络残酷的汰选机制，确立了地位的“大神”作者在完成了自己风格化定型之后正在产生“个人”经典。正是这些网络文学的类型和经典的文学自觉，网络文学的“粉丝文化”属性积蓄了庞大的文化建设能量，使得网络文学不只是作为“IP”想象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文化自觉也因此成为可能。进而，值得思考的是，管理者、平台运营商以及批评家等等网络文学各个环节的参与者，应该为整个文化建设做些什么？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院教授)

说起……这些人都是被小说家“另存”的人，小说家渴望进入他们的内心。在她的作品里，那些大的轰隆隆的时代风云都不过是背景罢了。重要的是人本身，是人心内的百转千回，是人内心的隐秘疼痛，隐痛也不是人与生俱来的疼痛，而是时代在人身上投下的斑驳暗影。

小说集后记中，周李立认为生活是不可解释的。不过，这并不影响读者透过她的小说尝试对生活进行解释。从“别处”进入是她引领读者理解生活的方法，由此，读者从她那里获得对生活及生存的解释，是一种新鲜的、别具路径的解释。从被小说家“另存”的人物那里，读者会深切体会到，人和时代的关系并不是水与油的关系，而是水乳交融，是血肉相连。由此，她将自己的生活与时代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当一个作家将人物命运的阐释与时代风云联系在一起时，她的写作固然是精细的，但同时也具有了视野宏阔的诸多可能。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学院教授)

如何从“受关注”到“受欢迎”

——关于“小说译介与传播研究”

□ 张楚悦

《小说评论》杂志创刊于1985年，自2010年第2期起开始推出“小说译介与传播研究”专栏。6年来该专栏持续追踪中国文学译介以及传播研究的学术动态，为专家学者搭建了一个讨论交流的空间，截至今年10月该栏目已收录论文48篇。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深化落实，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问题日益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关注。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被视为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在国际语境中获得更广泛关注与更深刻认可的重要节点。但是，对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的现状的认识仍然不容过分乐观。尽管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的译介量有所增加，但影响力及声望仍然有待提升，从“受关注”迈向“受欢迎”仍然任重道远。如何提升中国文学的海外影响力，如何让中国文本与世界视阈建立更密切深入的联系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关键命题。除了思考作品自身如何从文学内部突破限制与世界文坛对话以外，作品的译介与传播也是实现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需要探讨的重要命题。“小说译介与传播研究”专栏的开设正是对这一命题的积极呼应。专栏从创立之初的每期收录一篇文章发展到每期收录两到三篇，在其影响力不断扩大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其特殊的学术风格。概而言之，该专栏大致有以下显著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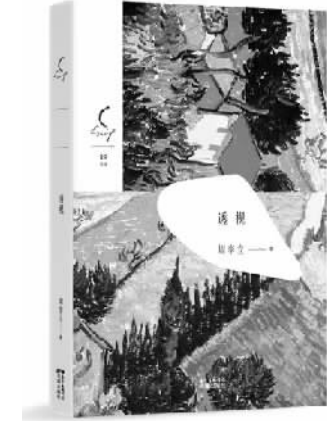
关注学术动态，搭建学术对话平台。随着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推进与落实，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作品被译介与关注，也不断有新的作品在海外传播，因此，“小说译介与传播研究”栏目总是会出出现新的热点。该专栏抓住了这一特点，倚重《小说评论》刊物厚重稳健的学术姿态，在持续追踪该领域学术动态的基础上，为各界学者搭建了一个集动态性、参与性及学理性于一身的对话平台。

讨论译介策略，兼顾探索传播实践。文学的译介与传播问题研究的不仅是文学内部问题，同时也涉及文学的外部问题。作品与译作的文学质量固然是至关重要的根本，但是文学作品作为承载国家形象的载体和传播中国文化的媒介的作用也同样值得关注。“小说译介与传播研究”专栏开办初期，便致力于全面看待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既关作品译介策略又关注作品的传播模式研究，作品的译介水平是作品质量的保证，但是作品的传播对作品的“走出去”也有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是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中不可忽视的环节。

保持期刊特色，拓展学术视野。《小说评论》期刊30年来以专门从事小说理论与批评作为特色，专门划定研究对象是为了突出专业性。但是专门不意味着“关门主义”，虽然《小说译介与传播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小说，特别是当代小说，但是考虑到“小说译介与传播研究”栏目的内在需求，栏目也将研究的目标拓展至诗歌译介等其他文学领域，力求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拓展栏目的参与性和建设性。

随着“小说译介与传播研究”专栏的日渐成熟，该专栏的影响力和建设性在不断增强，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把握栏目的学术姿态，如何在保持栏目的品位与特色的同时将栏目的活力充分的激发，以及怎样将学术对话的空间延伸至海内外更广阔的范围，将成为影响该专栏未来发展前景的主要因素。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里，隐形的疼痛才最为值得关注。隐形的伤痛隐藏在狭窄巷子里跑步的女子那里，隐藏在来到日本的男青年那里。一些伤痛永远留在了深处，一些记忆也永远定格在那里。“透视”在小说中是抽象的，但又是具体的，一个形而上的问题牢牢地困扰着每一个人，也使我们对生活别有所见，别有所识。我们该如何寻找最佳的透视方法？这成为他们生活中的难题，但是，又何尝不是小说家写作中最重要的问题？

面对生活，我们是否拥有透视的方法，我们能否看清这个时代？不得不承认，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有限。——如果说时代和现实是个巨兽，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是盲人，有人摸到了鼻子，有人摸到了嘴巴，有人摸到的是躯干。我们固然艺术的不诚恳。在这位小说家眼中，

度才显他的魅力。《另存》中，娜娜、唐糖也是这样的人，她们与那里国际展览不远，但也并不近，那里的姿态没有那么急促，让人印象深刻。这便是小说家的魅力了。——从这些年轻人身上，你可以反观艺术区里如何追名逐利，一位著名大师如何安排年轻人代画，艺术作品如何以批量生产的方式涌现……从艺术区里的“非风云人物”出发，小说家写出了艺术圈背后的灰暗与不堪，以及这个时代的人面对名利的“急不可耐”。

某种意义上，小说集《透视》中，周李立通过日常“透视”了一种生活，一种生存，那种人们带着疼痛依然生活下去的日常状态。她无意书写撕心裂肺的伤痛，那是对伤者的不尊重，也是对小说艺术的不诚恳。在这位小说家眼